



水滸傳
卷二十八至二十九



遠東
2339
9



八遠信
2339
9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二十八

聖歎外書

第二十三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寫武二視兄如父。此自是豪傑至性。實有大
過人者。乃吾正不難於武二之視兄如父。而
獨難於武大之視二如子也。曰嗟乎。兄弟之

際○至○於○今○日○尚○念○言○哉○一○壞○於○乾○餽○相○爭○閱
墻○莫○勸○再○壞○於○高○談○天○顯○矜○飾○虛○文○蓋○一○壞
於○小○人○而○再○壞○於○君○子○也○夫○壞○於○小○人○其○失
也○鄙○猶○可○救○也○壞○於○君○子○其○失○也○詐○不○可○救
也○壞○於○小○人○其○失○也○鄙○其○內○卽○甚○鄙○而○其○外
未○至○於○詐○是○猶○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壞
於○君○子○其○失○也○詐○其○外○既○甚○詐○而○其○內○又○不
免○於○甚○鄙○是○終○不○可○以○聖○王○之○教○教○之○者○也

故○夫○武○二○之○視○兄○如○父○是○學○問○之○人○之○事○也
若○武○大○之○視○二○如○子○是○天○性○之○人○之○事○也○繇
學○問○而○得○如○武○二○之○事○兄○者○以○事○兄○是○猶○夫
人○之○能○事○也○繇○天○性○而○欲○如○武○大○之○愛○弟○者
以○愛○弟○是○非○夫○人○之○能○事○也○作○者○寫○武○二○以
救○小○人○之○鄙○寫○武○大○以○救○君○子○之○詐○夫○亦○曰
兄○之○與○弟○雖○二○人○也○揆○厥○初○生○則○一○本○也○一
本○之○事○天○性○之○事○也○學○問○其○不○必○也○不○得○已

而○不○廢○學○問○此○目○為○小○人○言○之○若○君○子○其○亦○
勉○勉○於○天○性○可○也○

上○篇○寫○武○二○遇○虎○真○乃○山○搖○地○撼○使○人○毛○髮○
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寫○武○二○遇○嫂○真○又○柳○絲○
花○朶○使○人○心○魂○蕩○漾○也○吾○嘗○見○舞○粟○之○後○便○
欲○擲○管○臨○文○則○殊○苦○手○顫○鏡○吹○之○後○便○欲○洞○
簫○清○轉○則○殊○苦○耳○鳴○馳○騎○之○後○便○欲○入○班○拜○
舞○則○殊○苦○喘○急○罵○座○之○後○便○欲○舉○唱○梵○唄○則○

殊○苦○喉○燥○何○耐○卷○偏○能○接○筆○而○出○嚇○時○便○嚇○
殺○人○愁○時○便○愁○殺○人○並○無○上○四○者○之○苦○也○

寫○西○門○慶○接○連○數○番○楚○轉○妙○於○疊○妙○於○換○妙○
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
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擦○妙○於○
無○意○思○真○是○一○篇○花○團○錦○奏○文○字○

寫○王○婆○定○計○只○是○數○語○可○了○看○他○偏○能○一○波○
一○擦○一○吐○一○吞○隨○心○恣○意○拚○出○十○分○光○來○於○

十分光前偏又能隨心恣意先排出五件事
來真所謂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起潮落者
也

通篇寫西門愛好却又處處插入虞婆愛鈔
描畫小人共為一事而各為其私真乃可醜
可笑吾嘗晨起開戶竊怪行路之人紛若馳
馬意彼萬萬人中乃至必無一人心頭無事
者今讀此篇而失笑也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

拜奇那人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

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

却在這裡此句在後想你武大道二哥哥你去了許

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

句○六箇字。繫插全部此兩痛記武大口中有此
妙句○想伊已自不能開又那得工夫怨你可為

武大作武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

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喫酒醉了和人

相打時嘗喚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

箇月淨辦嘗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此一段實想

你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

來相欺負没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

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里賃房居住

因此便是想你想處此一段主○憑空結撰出一箇

數奇觀咄咄怪事也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

生兩箇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

百斤氣力不恁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筆頭這武

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只須四字

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諱名叫做三

寸丁穀樹皮那清河縣裏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

使女可見本娘家姓潘姓潘妙後又有小名喚做

金蓮金蓮二字藏下在此為武松年方二十餘歲

頗有些顏色因為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

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戶以此記恨

於心不寫作主母擲酸者便於白與却倒賠些房
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不因此句武大又那討錢

來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裏有幾箇
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薙惱原來這婦
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雜不會風流他倒無
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那武大是箇懦弱本分
人被這一班人不時聞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
倒落在狗口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

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

仍舊妙一似已說過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

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
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叅
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
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
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
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極表武二武大引着武松轉灣

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

坊間壁倒插而下即登廟間武大叫一聲大嫂開

門只見簾子開處簾子一路一箇婦人出到

簾子下簾子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

的叔叔四字不雅馴然小家恒有在這里且來厮

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細便出來道二哥入屋

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裏面與

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

大蟲新克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見夫婦兩箇

日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叔一凡叫

叔忽然改作你字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堆

金山倒玉桂納頭便拜極表那婦人向前扶住武

松道叔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

人道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亦例有箇打虎的

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一看不想去得

遲了趕不上不曾看見可見不是不原來却是叔

叔叔三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叔四叔三箇人回到

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

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兩句二十字却

叔叔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

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

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

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

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

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喫他打

倒了他必然好氣力便想到他好說他又未曾婚

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二語連不想這段姻

緣却在這裡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

叔叔七叔來這裡幾日了開開武松答道到此間十

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叔八叔在那里安歇漸武松道

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那婦人道叔叔叔九叔恁地

時却不便當漸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

不

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叔叔怎

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晚要些湯水

喫叔叔將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喫叔叔不強似這夥

賸叔叔人叔叔便喫口清湯也放心得下辭令妙品

武松道深謝嫂嫂已上作那婦人道莫不別處

有嬌嬌可取來厮會也好此下三節自作一節

一句云若有嬌嬌亦可取來不重嬌嬌有武松道

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叔叔青春多

急承上不曾婚娶即接過云青春多少意謂少

可許大猶未近婦人耶兩句極似不相連屬逐

件自問者而獨能令武二之心油然自動真妙筆也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

那婦人道長奴三歲第一答並未婚娶第二答已

出口處必已心動便應聲折到自已身上來將叔

嫂二人併作四字更無絲毫分得開去靈心妙筆

一至於此說至此四字已是深談矣便只叔叔今

奮從那里來又開開而趣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

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里

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喫他忒善

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裏○住○不○得○搬○來○這○里○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忽然斜穿去表出心中相愛來○叔○叔○十

五○用新婦得配參軍故事

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

撒○潑○那○婦○人○笑○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嘗○言○道○人○無

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

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

忽然又表出自己與武合相處來○又○作

武松道家兄却不到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

一路叔
叔之聲
多於嫂
嫂讀之
真欲絕

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

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里○坐○地○却○教○我○撒

了○下○來○

絕倒○你看那不曉事嫂嫂叔叔在這里坐地却不肯撒了下來○叔○叔○十○六○武

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

娘○安○排○便○了○

又倒插出王乾娘來

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

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

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卽○燙○酒○上○來

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

坐得絕倒

○只一坐法寫武大渾沌武三箇人坐下武大篩

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叔叔十七叔叔休

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

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燙酒那里來管別事那婦

人笑容可掬滿口兒道叔叔叔叔十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

不喫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

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斷誰知那婦人是箇

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斷武大又是箇善弱的

人那里會管待人也斷那婦人喫了幾杯酒一雙

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喫他看不過只低了

頭不恁麼理會真好武松○不恁麼理會五字傳

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二語當日喫了十數杯酒

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喫幾杯了去武松道

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

叔叔叔叔十九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一句○看他臨出

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喫別人笑話二句

○叔兄親兄弟難比別人三句大哥你便打點一間

房請叔叔來家裏過活四句○叔休教隣舍街坊

道箇不是五句○看他一刻上說兩武大道大嫂

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

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

那婦人道叔叔叔叔二是必記心奴這里專望絕

何勞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裏來正

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

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裏宿歇早晚

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音知縣道

這是孝悌的勾當說出此二字不我如何阻你你

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

那新製的衣服點還米并前者賞賜的物件點還

叫箇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裏那婦人見了

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

叫箇木匠就樓下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床裏面

放一條桌子。伏安兩箇杌子。伏一箇火爐。伏此

應用物件也。若止是應用物件，則便總寫一句云：「一應物件齊整，自不必說矣。」今偏要逐項細開，便

要讀者認得武二房裏如此鋪設，後來便好看他行立坐起色色親見也。武松先把行

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當晚就哥嫂家裏歇

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盥漱口

水。於織項處寫出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

縣裏。畫卯那婦人道：叔叔。叔叔二畫了卯，早些箇

歸來喫飯，休去別處。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裏

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裏，那婦人洗手剔

甲。四字織項入妙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桌兒

喫。武松喫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

喫。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裏撥一

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老大不便，叔

叔二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

了別人，便撥一箇土兵來使喚這廝，土鍋上竈也

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絕武松道：恁地

時却生受嫂嫂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
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隣舍喫茶衆
隣舍鬪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

又先例押下隣舍○他日靈山都不在話下過了一會儼然未散只少却武大耳

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裳兩

得妙真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叔叔二如何使得

是妙筆那婦人笑叔叔二如何使得如何使

不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叔叔二

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

裏畫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

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省又有筆力

那婦人嘗把此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真

漢却不見怪不見好是丈夫不見怪是有話即長

無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二月天

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里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

揚飛下一天大雪來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

不止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直到日中未

歸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絕倒○先已央

及間壁王婆又倒插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

裏簇了一盆炭火火盆此處出現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

實擦鬪他一擦鬪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

箇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簾子只見武松踏

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揭起簾子簾子陪着

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叔叔二武松道感謝嫂嫂

婦人勾
搭武二
作一篇
文字讀

憂念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

手去接絕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

掛在壁上如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

絲襖襖入房裏搭了如畫○又不一齊脫卸必留

歇也武二自一邊忙忙脫換婦人自一邊趕着說

話於是遂生出已下三行文來實則搭了綿襖便

脫油靴並未嘗那婦人便道奴等一早起叔叔

有停手處也怎地不歸來喫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裏一箇

相識請喫早飯却纔又有一箇作杯我不奈煩一

直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叔叔二十九武

松道好句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

如撥箇杌子一箇杌子出見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

門上了拴絕倒後門也關了絕倒來矣此偏於撥酒先着

此兩句寫出淫婦一腔心事却撥些按酒藥品菜

蔬入武松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桌子出現武松問道哥

哥那里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

賣叔叔三十一和叔叔自飲三杯叔叔三十一武

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喫婦人道那里等得他來

一等他不得二句只是一句顛倒寫說猶未了

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

燙酒正當婦人道叔叔叔叔三十一你自便那婦人也

撥箇杌子近火邊坐了第二箇杌子出現火頭邊桌兒

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

道叔叔叔叔三十二滿飲此杯開開而起武松接過手來一

飲而盡真好武二寫武二飲酒處特有神威那婦人又篩一杯酒

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三飲箇成雙杯兒真好

淫婦辭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真好

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人喫又兩婦人接過

酒來喫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

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髲臉上推着笑容說道

我聽得一箇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

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閒人者何人也叔叔

閒人說來絕倒人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

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寫武二答語婦人道我不信

三字絕倒爾因嫂嫂也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

頭何勞嫂嫂害怕絕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

哥今日之氣獨不可使哥哥聞那婦人道他曉得

甚麼曉得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真好淫婦字字

等事何事也叔叔叔叔且請一杯又頓一頓連

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闔

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只管把閒話說武松也

知了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知了四五分只把頭低了

知已上已有三分不自在矣那婦人起身去燙酒武松自在房

裏拿起火筋簇火寫出那婦人燂了一注子酒來

到房裏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

上只一搥寫淫婦便說道叔叔叔叔三只穿這些

衣裳不冷不審如何便熱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也

不應他六七分不快那婦人見他不應劈手便來

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

要似火盆嘗熱便好叔叔三十八武松有八九分

焦躁只不做聲入九分焦躁只不做聲那婦人

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筋却篩一盞

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

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寫淫婦便是活淫婦

叔叔至此忽然換作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神

說道嫂嫂潘夫嫂嫂之道矣又稱嫂嫂者何尊之

所以愧之奈何彼固昵之我固尊之彼或休然於

我之尊之當休然於已之昵之也君子修春秋莫

先於正名分亦為此也休要恁地不識羞恥只一句罵殺千古武二真正神

威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

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禽齒戴髮男子漢

響字字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没人倫的猪狗響字字嫂

嫂再叫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再申倘有些風吹草

動直算到底寫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

認得是嫂嫂奇絕之文自有嫂嫂二字以來未

再來休要恁地數語極表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撥

開了杌子絕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

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厨下去

了武松自在房裏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

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帶婦人慌忙開門武大

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

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

教外人來欺負我既是外人如何又叫武大道誰

人敢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

武大歸來兩邊按留不任另作一篇小又讀

廝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喫他見

前後没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

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方纔說只問哥休要高傲

聲喫隣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裏

叫道二哥你不曾喫點心我和你喫些箇武松只

不做聲歌一尋思了半晌又一段二句再脫了絲

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土蓋帶上氈笠兒前脫

上而下今着一頭繫纏袋一而出門活畫畫亦武

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然

去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

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十一字活畫正是不知

怎地了那婦人罵道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廝

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再不許你留這

廝在家裏宿歇那廝這廝武大道他搬出去須喫

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倒不

喫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得這樣

的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

那里敢再開口活武大與正在家中兩口兒絮

聒只見武松引了一箇土兵拿着條匾擔逕來房

裏警然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警然武大趕出來

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

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繇我自去便了武大那

里敢再開口活武大兩繇武松搬了去那婦人

在裏面喃喃的罵道却也好三字起得聲態

婦情性來正不知人只道一箇親兄弟做鄰頭怎

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

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前如

其武大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

咄不樂放他不下活武大又好武大讀之不覺悲

廢案謀之篇武固無所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

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

縣裏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

不要去兜攬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妙手撚

指開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

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賺得好些金

銀此句不算調侃 正算作通病矣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

眷處收貯使用謀箇陞轉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

須得一箇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猛可想起武

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

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城裏

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捎封書問安則箇只恐

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

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

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

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

看光景一遭竟似對友生語 相公明日打點端正

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

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

叫了箇土兵却上街來買了一瓶酒并魚肉果品
 之類一選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裏警然武大
 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
 去厨下安排武大眼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
 將酒食來隨手躡出餘波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厮
 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厮一定強不過我且慢慢
 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
 換些豔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

武二置
 酒又作
 一篇文
 子讀

拜道叔叔又饒數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
 上門教奴心裏調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裏
 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
 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嫂嫂亦可謂糊突桶泥
 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
 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
 到樓上客位裏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箇
 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

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喫酒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睜

武松

糊突桶混

武松只顧喫酒酒至五巡武松討

付勸杯叫士兵篩了一杯酒拿在手裏看着武大

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

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

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

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

兄弟二人武大愛武二如子武二又愛武大如

子武大自視如父武二又自視如父二人

人一片天性便生出此句話來妙絕

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出

去賣每日遲出早歸

只防早晨夜晚又烏

料裁衣之在清晝耶

人喫酒

武大何處喫酒乃武二也明知歸到家裏

便下了簾子

簾子五亦

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

非口舌

君子不出惡聲

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

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

如子如父語

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

武二神武大接了酒道我兄

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喫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

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

必用武松多說妙人妙語可知武我哥哥為人

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竟托孤語讀之慷慨淚下讀武二此

語忽歎昭烈如其不才君可嘗言道表壯不如裏

壯自取之言真猶狗之言也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

人言籬牢犬不入語語寫出那婦人被武松說了

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朶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

大便罵道你這箇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

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戴頭巾男子漢叮

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馬

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鼈老婆自從

嫁了武大真箇螻蛄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

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

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箇箇要着地辭令妙品只

看會說話者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

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恰與前言相照得好

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

杯○武二神威讀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

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活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

道○長○嫂○為○母○絕我○當○初○嫁○武○大○時○曾○不○聽○得○說○有○

甚○麼○阿○叔○絕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

家○公○絕自○是○老○娘○晦○氣○了○烏○撞○着○許○多○事○絕語○語○哭○

下○樓○去○了○那○婦○人○自○粧○許○多○奸○偽○張○致○那○武○大○武○

松○弟○兄○自○再○喫○了○幾○杯○武二自不必說真乃難得

莫○不○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莫不文於

讀○其○兄○弟○去○了○四○字○何○其○爛○熯○淋○漓○天○文○爛○早

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真好武○松○

見○武○大○眼○中○垂○淚○便○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

罷○只○在○家○裏○坐○地○又將前語一翻盤○纏○兄○弟○自○送○

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

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極文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

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

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
上點兩箇精壯士兵縣衙裏撥兩箇心腹伴當都
分付了那四箇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
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穀縣
取路望東京去了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
松說了去整整的喫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
氣吞聲繇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箇
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便歸一脚歇了

擔兒便去除了簾子

簾子六

關上大門却來家裏坐

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躁指着武大臉上罵
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裏便把着
喪門關了也須喫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
兄弟鳥嘴也不怕別人笑恥武大道繇他們笑說
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真好武大我欲哭之省了
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
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繇他我的兄弟

是金子言語武大叫兄弟處定帶我的二字自武

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

裏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鬧了幾場向後鬧慣

了不以為事省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

自去收了簾兒關上大門行文曲折透迤武大見

了自心裏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好閒心又過了

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煖因是春情當日

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

簾子簾子八慣了妙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

人從簾子邊走過便走得蹉蹶自古道沒巧不成

話這婦人正手裏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

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此一滑我極疑之

向火之日亦失手伸將過去不端那人立住了脚

意思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却是一箇妖嬈的婦

人因緣生法福倚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

瓜洼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一箇如迎這婦人見

又簾另 作一篇 文字讀

看他兩箇如迎一箇似送一箇輕一箇憐一箇痛惜一箇高低頭一箇俯一箇仰一箇敬一箇傲一箇羞一箇得一箇趨一箇倒

第五才子書 說風情 賈華堂

不相怪便又手深深地道箇萬福一箇說道奴家

一時失手官人疼了一箇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

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閃了手一箇

却被這間壁的王婆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

看見了至此方人王笑道王婆笑起兀誰教大官

人打這屋簷邊過打得正好積世虔婆語使那人

笑道第二這是小人不是一箇衝撞娘子休怪那

婦人也笑道第三官人恕奴些箇一箇那人又笑

着第四大大地唱箇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眼

都只在這婦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頭畫自搖搖

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不信這婦人自收了簾子

又笑入去簾子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你道那人

姓甚名誰那里居住原來只是陽穀縣一箇破落

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生藥舖伏從小也是一

箇奸詐的人使得些好拳棒伏武大近來暴發

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過錢

第五才子書 卷二十八 賈華堂

排陷官吏伏官吏通線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伏他些箇何

九思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

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

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絕倒

西門慶轉楚又作一篇文字讀

楚人王婆坊裏來去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

道第五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也

笑道第六乾娘你且來我問你問壁這箇雌兒是

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

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

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

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半句歇住西門慶道莫非

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隨手搦成如詞家之王婆

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

西門慶道可是銀擔子李二哥的老婆二王婆搖

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一雙西門慶道倒

敢是花脫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第七

不是若他的時也。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大笑道：

第八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

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腳笑道：第九莫

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

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

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

却馱癡漢，走巧妻，嘗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

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無可

扳話無可那延，只得隨口扯淡。王婆道：「不多，豈他

歌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一發

活畫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去。至今不

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一發

王婆笑道：第十笑。笑得賊明。若得大官人擡舉

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淡死

臉死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身去了。又去約莫

未及半箇時辰又楚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

朝○着○武○大○門○前○了○絕○倒○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

喫箇梅湯點○逗○都○好○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語○隱○

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

慢○地○喫○了○只○慢○慢○地○三○字○活○畫○涎○臉○盞托放在桌子上活○畫○出○淡○來○

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

裏王婆笑道第○十○一○笑○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箇在

屋裏以○風○語○入○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

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

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

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

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

喫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

得人見今也討幾箇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箇

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箇便來

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賊○人○語○已○有○所○

指○此語漸近矣故下王婆忽然以風話漾
開去才于為文必欲盡情極致每每如此
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無端跳出奇文却只王婆

此節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
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奇文西

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幾歲王婆道
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絕倒西

門慶笑道第十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
笑西門慶笑了第十起身去了又去看看天色黑了

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趲
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門前

只顧望如何却又王婆道大官人喫箇和合湯如
何隱語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隱語王婆點一

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喫坐箇一歇活畫出起身
道乾娘記了帳目活畫出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

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東方麥鐵西門慶
又笑了去又去了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

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

兩頭來往法蚤又來了絕倒王婆見了道這

箇刷子惹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子

上只叫他祇不着那厮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

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茶局子

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慶一逕逶入茶房裏來水

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裏坐了看簾子王婆

只做不看見只顧在茶局裏煽風爐子不出來問

茶與上梅湯和合湯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盞茶

來王婆笑道第十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東方麥

真正且請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此非隱語乃

出時節來夫薑茶將來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

娘相陪我喫箇茶人語王婆哈哈笑道第十我

又不是影射的賊西門慶也笑了一回第十問道

乾娘間壁賣甚麼活畫活臉王婆道他家賣拖蒸

河漏子熱燙温和大辣酥只是西門慶笑道第十

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第十九笑我不風他家

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

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箇不知

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開等他街上回

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賊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

死人活畫出喫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

帳目淡死人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

上西門慶笑了去又去了王婆只在茶局子裏

張時冷眼睨見西門慶又在門前窺過東去又看

一看變化走過西來又睨一睨變化走了七八遍

變化逕整入茶房裏來又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

好幾時不見面絕妙西門慶笑將起來第二十笑去身

邊模出一兩來銀子一兩銀子連日用心固不

可發一笑逕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

婆子笑道第二十二笑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

着婆子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

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

一兩入手便生出六箇字來然則貧

士而望人垂青豈不謬乎

有些渴喫箇寬煎葉兒茶如何傷作隱語

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麼難

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

身異樣蹺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

一件心上的事乾娘猜得着時與你五兩銀子五兩

銀子王婆笑道

第二十三笑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

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

絕倒活畫你這兩

日脚步緊趁得頻一定是記掛着隔壁那箇人

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

第二十四笑道乾娘你端

的智賽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

喫他那日又簾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

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理入脚處不知你

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

第二十五笑老身

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

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箇泡茶直到如今

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奇文矢口而來西門慶問道

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第二十六笑老身為頭是做

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

情也會做馬泊六奇文矢口而來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

我說得成時銀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

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一兩銀子便看件五兩銀子

便與你說出五件事十分光來一篇寫刷但凡推子撒奸花娘好色皮婆愛鈔色色入畫

光的兩箇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

件下文將欲排出十分光來却先於上文排出潘安

安的貌第二件驢兒大的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

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

夫此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千古奇文五件俱全此事

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

些第一下文將排出十分光上文却先排出五件事

變即成大陣猶未足為奇觀此只以小陣一變仍作小陣讀者方謂極情盡致無可復加而下文不

覺蚤已排山倒海衝至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

說光獨 作一篇 文字讀 於說 光前 有一 五事問 答又可 另作一 篇讀

也○竟○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
家○裏○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
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
第○五○我○最○有○開○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
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
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
打○攪○五件事又變作一件事然後慢慢變出十件事來忽大忽小忽大真有猶龍之譽
也○多○是○割○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

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
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
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

活書山積世度婆

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

的○言○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
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
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
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第二十七笑今○日○晚○了○且○回○去○

過半年三箇月却來商量行文至此豈惟西門雖讀者亦無不洗耳願聞

矣偏有此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一閃妙

成我則箇王婆笑道第二十八人笑大官人却又慌了老

身那條計是箇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

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

你說不容易請教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

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

白綾一疋藍紬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

與老身積世虔婆越火打劫之計令我絕倒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

茶喫却與這雌兒說道有箇施主官人與我一套

送終衣料特來借層頭夾及娘子與老身揀箇好

日去請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係我時

此事便休了先用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

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第一段一反一正絕代奇文

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裏做不肯過

來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

你裁這光便有二分段第二若肯來我這里做

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

來妙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

事便休了反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

三分段第三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妙到第三日聊

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為號你便在

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

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

道我拖住他妙此事便休了反他若見你人來不

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段第四坐下時便對雌兒

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

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

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反他若口裏應答說

話時這光便有五分段第五我却說道難得這箇

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箇施主合稱一

箇出錢的一箇出力的分不是老身路岐相央

難得這箇娘子在這里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
 與娘子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
 身便走時不成扯住他此事便休了反他若是不
 動身時這光便有六分了第六段我却拿了銀子臨
 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他若
 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
 了反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
 有七分第七段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

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
 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喫時走了回去此事
 便休了反若是他只口裏說要去賊人語却不動
 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第八段待他喫
 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
 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
 你和他兩箇在裏面絕倒他若焦躁跑了歸去此事
 便休了反他若歸我拽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

第五才子書 說風情

九分了第九段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忽然這一分

倒難忽然一颯一頓一颯使讀者茫然上

鱗爪都具而不點睛直是令人癢殺大官人你在

房裏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

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此處

最後一光矣又戒不可動手動脚打攪了事然則如之何耶奇絕之筆先假做把袖

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將

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搭救

絕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反又若是他不

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二句六字

婆子至此亦絕倒矣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業如

何第十段西門慶聽罷大笑道第九段雖然上不得

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

銀子此是虔婆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橋皮喫莫便

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

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

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綉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綉絹舖裏買了綾綉絹段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裏叫箇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五兩逕送入茶坊裏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自楚來開了後門後門出走過武大家裏來那婦人接旨請去樓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喫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

謂做木
另作一
篇小文
讀

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曆日麼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箇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宛然有聲難得近處一箇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綉絹段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一年有餘不能發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看他可出許多說話來○已上猶又被那裁

雜光重
作一篇
文字端

第五才子書說風情

縫勤指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

苦辭令那婦人聽了笑道第三十笑只怕奴家做得不

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

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第三十笑說道若得娘子貴

手做時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妙話活畫婆子久聞娘

手好手針線只是不敢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

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層頭叫人揀箇黃

道好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

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忽然借曆日忽然不必曆日夾

七夾八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箇黃

道好日忽然借曆日忽然又說已央人看箇老身

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上文活寫婆子隨口嚮出此句

又活寫婆子機變自救妙絕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

何用別選日第一分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

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那婦

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好定少王婆道便

卷二十八

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箇又怕家裏没人

看門前並不強拉只是軟商辭令妙品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

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

了第二分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

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裏乾淨了買

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裏等候且說武大

喫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賣炊餅器器武大

那婦人把簾兒掛了簾子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裏

來後門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裏坐下便濃濃

地點道茶撒上些出白松子胡桃肉細瑣處寫遞與這

婦人喫了抹得桌子乾淨細瑣偏人妙便將出那綾紬

絹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量裁得完備裁便縫

起來縫婆子看子口裏不住聲價唱采道好手段

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裏真箇不曾見這般好

針線數語於本文無謂只是使一日不寂寞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

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喫了

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
 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門武大不忘那婦人拽開
 門下了簾子簾子十三武大入屋裏來看見老婆面色
 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
 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
 請我武大道阿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火及他
 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喫些點
 心不直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

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嘗言道遠親不
 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
 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去還他那婦人聽了數語於本

文無謂只是使武大不寂寞當晚無話且說王婆子
真作文要炤前炤後如此

設計已定賺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
 了王婆便覓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裏取出生活一
 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喫了不在話下
 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

娘奴和你買杯酒喫王婆道阿呀那里有這箇道
 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
 子壞錢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
 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
 聲道大郎直恁地驕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
 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
 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
 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八分精細被人小意見過

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

所以六婆不許入門後世切戒之

再說王

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喫了酒食再縫了一歇
 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第三分話休絮絮第

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

來叫道

後門

娘子老身大膽

只說得四字妙不容說

那婦人

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厮見了來到王
 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
 來兩箇喫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

門慶也○不到○這一日○陡然裹了頂新頭巾穿了一

套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又帶三五兩碎

子○銀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

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

老艷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趕出來看了笑道第三

笑○十二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

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手一拖拖

進房裏對着那婦人道○此句拖看西門對着婦人對着西

活畫出婆子無數身分這箇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那衣料的

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喏那婦人慌忙

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第四分王婆却指着這婦人

對西門慶道婆子身分難得官人與老身段正放了一

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

做成全了真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

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活畫西門慶把起來看

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

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第三十官人休

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

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

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第三十便是間壁

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竿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

了忽插入筆頭有去那婦人臉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

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里話王婆

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

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認得原來却是

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一箇養家經紀

人且是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箇

人又會賺錢又且好性格真箇難得這等人賊人惡口

明明讚之明明擠之明明搗之明明羞之王婆道可知哩娘子自從嫁

得這箇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他

是無用之人他字妙無用字妙如出香口好婦

氣不得真有此六字之苦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

此一設
伍女誇

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
子的大郎所為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玉婆打
着獵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
人對面第五分光已有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
箇官人麼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箇大官
人是這本縣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絕
語真羞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說出無箇
死人數目絕倒開着箇生藥舖在縣前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

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
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
西門慶口裏假畫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畫
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畫
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
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箇漸喫罷茶
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
在臉上摸活西門慶心裏瞧科已知有五分了王

婆便道大官人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

巧言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緣法只是來得恰好來得恰好只是

緣法二句只是一句耳却自冒冒失失說出嘗言

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

便是出力的說來是好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

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好做箇主人替老身與娘

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

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那婦人便道不消

多不動身要着眼

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要夫

那婦人又不起身十分其實只有此處最難必耳

登寫兩句又不動身在作者亦婆子便出門又道

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

了二字活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

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厮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

這婆娘一雙眼也偷賤西門慶寫出四隻眼來妙絕見了這

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

活書不多時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鷄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裏桌子上看着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書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餚都擺在桌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笑道第三十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

懷喫兩盞兒西門慶拿起筋不道乾娘替我勸娘子請些箇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喫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燙酒來寫王婆忽離忽合忽西門慶道不敢動問隱忽羅真如驚龍跳虎下西門慶道不敢動問緊接西門慶道又妙絕那婦人應道恰是奴家虛度二恰是十三歲恰是西門慶道恰是小人癡長五歲恰是無恰是心中恰是遙恰是遙恰是自引恰是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走進來道科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

此節一
通一句
身作一
篇絕妙
不文讀

線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
大郎好生有福妙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
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里討一箇趕得上這娘子
的妙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妙只是小人
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
子須好憑空跳起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
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屋倒墜如今枉自有三五七
口人喫飯妙都不管事妙那婦人問道官人恁地

時關心殺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膽絕倒西門慶道說不
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妙却倒百伶百俐是件
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殺了已得三年家裏的
事都七顛八倒為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裏
時便要毆氣妙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
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妙西門
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妙那
婆子笑道第三十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憑

又跳起妙想奇文咄咄怪事

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西門慶道

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妙妙不

喜歡妙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妙西

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取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時

自册正了他多時妙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

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妙西門慶道我的爹

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妙誰敢道箇不字妙王婆

道我自說要急切那裏有中得官人意的忽然深

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妙只恨我夫妻緣分上

薄自不撞着妙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透一句說了

一回第八分王婆便道正好喫酒却又沒了官人

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喫如何西門慶

道我手帕裏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

喫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哀哉世人男

以錢物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駿這粉頭時畫一

鍾酒落肚鬧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

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活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

說道第三十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喫一

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裏句有

酒句沒句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喫老身直去

縣前那家有酒買一瓶來有好歇兒擔閣直去

前那家妙好歇兒擔閣那婦人口裏說道不用了

坐着却不動身活畫第九婆子出到房門前便

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絕且說西門慶

自在房裏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桌上

一拂把那雙筋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淡巧那雙筋

正落在婦人腳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

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正趨在筋邊西門慶

且不拾筋便去那婦人繡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

人便笑將起來第三十八笑也至此笑字結穴老子云不笑

不足以說道官人休要囉哩你真箇要勾搭我西

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婦人便把

第五才子書 說風情

西門慶樓將起來反書婦人樓起西門慶來春秋筆法第十分先完滿具足

當時兩箇就王婆房裏脫衣解帶無所不至此時不知

武二已到東京否武大炊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

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怒道你兩箇做得好

事度婆此怒却出料外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喫了

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

曾叫你來偷漢子絕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

先出首回身便走真正奇文那婦人扯住裙兒道乾

王婆衝
奸又作
一篇小
文讀

娘饒恕則箇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

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那婦人道休說

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豈知十件都已依過王婆道你從今

日為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

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絕倒

官之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

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說前婦人勾搭武二一篇大文後便有武二

起身分付哥嫂一篇小文此西門勾搭婦人一篇大文後亦有王婆入來分付奸夫淫婦一篇小文

耐菴胸中其間架經營如此胡能量其才之斗石也○前武二分付武大云你從明日為始每日云

云今王婆分付婦人亦云你從今日為始每日云云前武二分付婦人云你自不用武二多說今王

婆分付西門亦云你自不用老身多說皆特特遙遙相引不必盡昭不必盡昭彼固不望後世有

人能賞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

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絕倒西門慶道乾

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喫幾杯酒已是下午的

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厮將歸了四字是何稱呼

奴自回去便楚過後門歸家後門先去下了簾子

簾子武大恰好進門不瀟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

道好手段麼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便

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

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

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笑字尚不在話下那

婦人自當日為始每日楚過王婆家裏來和西門

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

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得

第五才子書 說風情 賈華堂

了只瞞着武大一箇不知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

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為做

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止有一

箇老爹那小廝生得乖覺此書每於絕大文字偏

武松遇虎李逵又遇虎金蓮偷漢巧雲又偷漢是

也乃偏於極小文字偏沒本事使他不相犯如林

冲送配時極似盧俊義迭配時鄆哥尋西門極似

唐牛尋宋江是也此非文叔真有小敵意大敵勇

之異蓋魯魯不更安鱗鱗爪便將破壁飛去

天下十之九皆思忘之彼因特不致十

歲非也人自來其靠將

之書

新菓品時嘗得西門慶齋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

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遠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

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耍尋他我教你一處

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賺得三

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的道西門慶他如

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

上王婆茶坊裏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

孩子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

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透入茶坊裏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績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哥你來這裏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賺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情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妙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妙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

要作要我娶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裏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裏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裏便尋出來。王婆道舍烏翎孫我屋裏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喫自呵也。把些泔水與我啣一啣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翎孫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

哥發作那婆子與他這兩句道着他真病心中大

怒喝道含烏猢猻也來老娘屋裏放屁辣臊鄆哥

道我是小猢猻你是馬泊六妙舌○只加那婆子

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

我婆子罵道賊猢猻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

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

頭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

那籃雪梨四分五落滾了開去不因此句如這小

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

街上拾梨兒前半篇就兩箇人寫出活畫來後半

忽然又就一箇人寫出活畫來半勢指着那王婆

茶坊裏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

他不能量其端倪所至不信提了籃兒逕去尋這箇人正

是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揪翻狐兔窩中

草驚起鴛鴦沙土眠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

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聖歎外書

第二十四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此回是結煞上文西門潘氏奸淫一篇生發
下文武二殺人報讐一篇亦是過接文字只
看他處處寫得精細不肯草草處

臍

都盡切音答
駝臍皮貌

第五才子書

藥武大

黃華堂

第一段寫鄆哥定計第二段寫武大捉奸第
三段寫淫婦下毒第四段寫度婆幫助第五
段寫何九照科段段精神事事出色勿以小
篇而忽之也

寫淫婦心毒幾欲捲卷不讀宜疾取第二十
五卷快讀一過以為羯鼓洗穢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
處提了雪梨藍兒一逕透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

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
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腳看着武大道這幾時
不見你怎麼喫得肥了奇文武大撇下擔兒道我只

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喫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
羅些麥稈一地里沒羅處人都道你屋裏有奇文武

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鴉鴨那里有這麥稈鄆哥道
你說沒麥稈怎地棧得肥臍臍地便顛倒提起你
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奇文武大道舍烏糊

第五才子書

卷之二十九

二

黃華堂

孫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
鴨鴨字奇文、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

批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批我、
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
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
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喫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
道、你會喫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
一箇酒店裏歇了、擔兒拿了幾箇炊餅、寫來買

了些肉、討了一錠酒、請鄆哥喫、那小廝又道、酒便
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
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喫了、却說
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自掣你打捉、武大看那猴
子、喫了酒肉、道、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
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趣絕○與王婆把 武大
道、却怎地來、有這脫膊、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
將這一藍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鈎子、一地

里沒尋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裏和武
 大娘子勾搭上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
 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
 裏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地來尋你我方纔
 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來問我小賊
 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三字活畫
 武大武大神理神理都都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
 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

箇也是假

小賊

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

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

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

此一語先有來歷在前

我如今

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

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恁麼利害怕人你如

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

此等事鄆哥固不得知第

耐卷又何孫知之誠乃博物君子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

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

你伊我 便猶如 大珠小 珠落盤 似亂走相

不着乾喫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
紙狀子你便用喫他一場官司又没人做主乾結
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
口氣鄆哥道我喫那老猪狗打了也没出氣處我
教你一着寫來入情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
不可露一些嘴臉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你便少做
些炊餅出來賣寫來入情你便我便二字下皆
我便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人去時我便來

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
那老狗必然來打我我○便將籃兒丟出街來你○便
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逃入房裏
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
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
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又帶
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去賣了一遭
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嘗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

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得窩伴他些箇世人之知之

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喫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喫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喫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好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筆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教他出去了便楚過王

婆房裏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看我籃兒撒出來你便透入去武大自把擔兒寄下不在話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裏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

挺奸一
段真是
如錦

道你這小猢猻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
 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
 麼屁四字奇文才子罵世只那婆子大怒揪住鄆
 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
 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
 把王婆腰裏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
 將去爭些兒跌倒却得壁子礙住不倒那猴子死
 頂住在壁上以五十四字成句反就句中自成無
數曲折真是以手拚脚亂之事寫得

妙手空空
奇才妙筆只見武大裸起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

坊裏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待要攔當時却
 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

大來也畫度那婆娘正在房裏做手脚不迭先逃

來頂住了門畫淫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

畫奸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

得開口裏只叫得做得好事畫烏龜○此事本意

見紙上麻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裏便說

道間嘗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
 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
 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好西門慶在牀
 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好
 便鑽出來拔開門好叫聲不要打好武大却待要
 揪他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腳武大矮短正踢中心
 窩裏撲地望後便倒了乘便就寫一句踢中心窩
便作武大了結之露妙絕
 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裏一直走了妙鄆哥

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撇開好街坊鄰舍都知道
 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好又伏好王婆當時就地下
 扶起武大來好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蠟查也似黃
 了便叫那婦人出來盥碗水來看他寫婦人出來法救得甦
 醒兩箇上下肩絕便從後門武大今日亦從
後門歸去絕倒
 門後五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
 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
 處只指望武大自死反顧武大一病五日不能發

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
 又、見、他、濃、粧、豔、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
 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保、着、武、大、叫、老、婆、來、
 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你、姦、你、倒、挑、
 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
 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妙我、
 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妙倘、或、早、晚、歸、來、
 他、肯、干、休、妙你、若、肯、可、憐、我、早、早、伏、侍、我、好、了、他、

歸○來○時○我○都○不○提○妙你○若○不○看○覷○我○時○待○他○歸○來○

却○和○你○們○說○話○妙○數語妙絕然武大死於此數語矣這婦人聽了

這○話○也○不○回○言○四字如畫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

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

冰○窖○子○裏○說○道○苦○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

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

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

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

你是箇把舵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知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

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

妙計、只是難教你

非寫度、婆亦復軟、只是行文忌直、且圖一頓耳。西門慶

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

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裏都沒、天生天化大

官人家裏却有

奇語。○再一頓。

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

睛也、剗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

子、病得重、趁他狠狠裏、便好下手、大官人家裏取

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

把這砒霜下在裏面把這矮子結果了奇稱○只是視人如

戲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反踢下何九妙便

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

從親再嫁繇身阿叔如何管得反踢下武二妙暗地裏來

往半年一載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

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

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

知好哩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

根○春○來○萌○芽○再○發反覆言之皆反踢下文只斬得草未除得根也官人便

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

重○謝○我王婆本題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便去

真箇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這婆子却

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今

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不對猶言豈不對也你便把

些小意見貼戀他貼戀二字思之可畏大難氏謂之詐現親附哀哉痛哉他

若問你討藥喫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待

他、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
他、若、毒、藥、轉、時、必、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奇你、
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人、聽、得、奇預、先、燒、下、一、鍋、
湯、煮、着、一、條、抹、布、奇他、若、毒、藥、發、時、必、然、七、竅、內、
流、血、奇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奇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奇
便、入、在、棺、材、裏、打、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王婆何處得來
其實耐極何處得來可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
見才子之心燭物如鏡

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箇容易

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相挈你西門慶道你們用

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

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為細末活寫度婆○今世人家多有容六婆

嘗用入內者我不知其有何相煩也○不能把與那

婦人將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上看武

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林邊假

哭甚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妙語令我絕倒那婦人拭着

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喫那廝局騙了誰
 想却踢了你這脚。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
 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好武大道你救得
 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
 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
 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好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
 到樓上教武大看了。好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叫
 你半夜裏喫。人靜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

叫喊明日便起得來。不在床武大道却是好也。生
 受大嫂今夜醒睡此箇。可憐半夜裏調來我喫。那
 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
 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妙筆讀之。覺紙下面
 先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裏。聽那
 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妙筆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
 蓋子裏。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
 那里。好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可憐你快

調來與我喫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裏把那藥貼安了好極將白湯衝在盞內把頭

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喫

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喫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特寫與天下有奢遮標致

妻下人看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喫下

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牀被來沒頭沒臉只顧蓋

特寫與天下有奢遮標致武大哎了一聲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

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在被角那里肯放些鬆寬特寫與天下

下有奢遮標致武大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逆斷嗚呼哀哉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

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怕將起來○讀之只○

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過後門頭咳○

嗽○後門六○咳嗽二字寫得○那婦人便下樓來開○

了後門○後門○王婆問道了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

了只是我手脚軟了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

處○真好處婆無怪後世人○我孽你便了那婆子便○

把衣袖捲起○度婆駭人○一句○已下看他兩箇○

讀之覺紙上陰風○冒了一桶湯○把抹布撒在裏○

面撥上樓來○三捲過了被○四先把武大嘴邊唇上○

都抹了○五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六便把衣裳○

蓋在屍上○七兩箇從樓上一步一撥扛將下來○八

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九與他梳了頭○戴上巾○

幘○十一穿了衣裳○十二取雙鞋靴與他穿了○十三

將片白絹蓋了臉○十四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

上○十五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六句○王婆自○

轉將歸去了○好那婆娘便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

第五才子書 藥武大 第五 賈

來絕倒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

樣絕倒之語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

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却早

五更天色未曉好西門慶迤來討信王婆說了備

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叫

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

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

須得你說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

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

肯殮非寫處婆識人只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

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

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

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

婦人做羹飯點起一盞隨身燈此句接前文正是

在此有似笑鄰舍坊廂都來叩問伏鄰舍那婦人

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

○伏了。那婆娘答道：「因害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彀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伏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的自要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撥幾箇火

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一箇小酒店裏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等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甌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

菜蔬藥品按酒之類，即便篩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喫酒。

開中寫出西門官人

今日這

杯酒必有蹊蹺。兩箇喫了半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中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九叔，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叉手道：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

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檢武大的姪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收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喫了幾杯。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裏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

泄漏改日別有報効分付罷。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蹊蹺。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人來。簾子王婆接着道：又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

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兒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裏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妙。不會認得他。妙。原來武大却討着這箇老婆。妙。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妙。只

一語轉。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甲青唇口紫而皮黃眼無光正是身如五鼓衙山
 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
 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怪事但見指
 絹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雙神水眼定睛看時何九
 叔武火

下回分解

第五才子書施耐菴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